


百合深调

陈丹燕 著



花城出版社

百合深渊

陈丹燕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合深渊

陈丹燕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10

ISBN 7-5360-3872-0

I. 百...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5573 号

责任编辑: 钟洁玲

技术编辑: 赵琪

封面设计: 王丹丹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

(广东江门市华园中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25 1 插页

字 数 12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872-0/I·3162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看海的窗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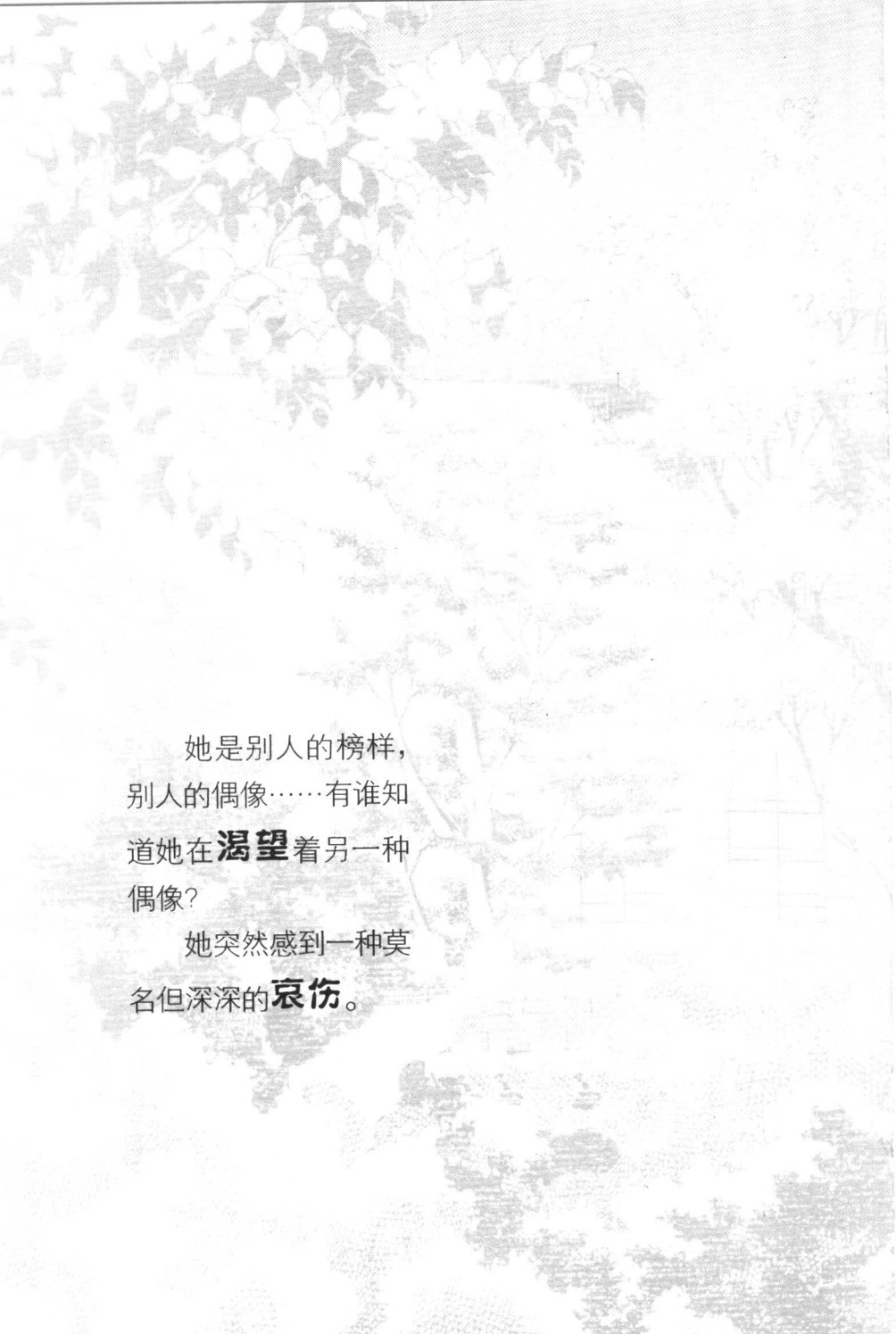
百合深渊 (43)

吧女琳达 (145)

锦衣夜行 (203)

看海的窗





她是别人的榜样，
别人的偶像……有谁知
道她在**渴望**着另一种
偶像？

她突然感到一种莫
名但深深的**哀伤**。

一、“你就是小小的浪漫蒂克！”

在旅顺口，有一处安静而荒凉的海湾，粗糙但金黄的海滩后面有一些小小的松树林，树林后面的平缓山坡上，错落着红砖宽顶的俄罗斯风格的小楼，这是海军基地最早的一批元老的住宅。再早，是白俄和到中国来的俄国人的房子。有一栋小楼的回廊里，停着一辆新得夺目的大红摩托赛车。这就是保尔的家。

此刻保尔正在客厅里坐着，门口有棵巨大的雪松将整栋小楼掩埋在它的宽大枝条下，使原本就不十分明亮的底楼客厅显得更加幽暗了。他在看一张新到的报纸。旅顺的夏天十分凉爽，客厅里宽大的老式沙发还可以用，不必像南方那样罩上白布罩，改用藤制的椅子。南方的夏天，七月热得如火如荼呢。由于陈天歌的到来，使保尔想起了多年以前到南方征兵时，在陈天歌家小住的情景，保尔的父亲和陈天歌的父亲是早先海军的同事，只是陈天歌的父亲要年轻许多，保尔那年三十五岁，作为野战军的一个教导员到南方征兵看到陈天歌时，陈天歌完全是个孩子，为了上学方便，剪了极短的娃娃头，在走廊暗处仰望保尔时，

百合深淵

- 4 -

完全像一小朵牽牛花

在黎明時開放。

那時陳天歌剛經過整整六年的努力，考上了上海最好的初中，那時也是個暑假，這個活躍愛嬌的女孩天天纏着保爾讲故事聽。那時保爾偶爾會惊奇於這小小女孩臉上時常掠過的憂郁神情。

現在陳天歌畢業了，要自費到美國去讀大學了，而保爾從部隊转业回家，他們又要見面了。保爾想，不知道那個從前到了初中的暑假才剛剛接觸世界名著的女孩，現在該是怎樣的模樣。

天音走進客廳，看看掛在客廳牆上的電鐘，說“你真不去接天歌？一個女孩子，又是嬌慣大的，萬一迷了路呢？”

保爾依舊將頭埋在翻開的報紙里說：“你現在越來越嘮叨了，人家馬上到美國去的人，連旅順口這小小的地方都找不到，還去什麼美國。”

天音說：“我不管，反正是你的小客人，如果你父母不去療養，我根本不用為這事操心，現在我有一點像這家的女主人，是不是？”

天音站在客廳里，望着那老式鐘盤上發黃的斑點，她斷定今早的電力肯定不足，指針慢慢像爬一樣，而且像一

个有关节炎的人在爬，一路格拉格拉地响。她不由在心里起了一层厌烦，她不喜欢生活在许许多多长年不变的老式的东西当中。在这个早晨尤其是这样。

她看了一眼保尔，保尔的报纸遮住了上半部，她看到陆军宽大的草绿色军裤，他脱不尽军队的那股气味，但是他已经不是了，早不是军人了，甚至也不再年轻，她真想跟他说这些，但她没说一个字，转身走出去，回到她喜欢的厨房。

俄式的房子有很大的厨房，天音在厨房里放了一张长餐桌，餐桌上有一大罐野花散发出辛辣微甘的芳香，这是早晨她去树林里采的。她在桌旁坐下来，支住头。她和保尔同年，早先是高中班上的同学，保尔是党小组长，她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后来又一起去了一个集体户插队，再后来他们就结了婚。虽然她也已经四十岁了，但她仍旧很漂亮，她的头发多而微黄，她将头发编成辫子一圈一圈，麦穗似地盘在头顶，呈现出一种旧时的美丽，就像现在在大堆的彩色照片中偶尔出现了一张拍得极高贵的黑白照片一样。

整栋小楼都非常安静，静得能听到坡下的大海退潮时叹息一般的声音。

这时，保尔和天

百合深淵

- 6 -

音都听到有人敲门。

天音跟出去打开门，陈天歌微笑地抱着自己大红的背囊站在雪松枝条下面叫：“你是天音？你好。”

陈天歌的脸已经变成尖尖下巴的细长的脸形了，保尔站在天音后面忍不住感慨了一句：“天歌啊，你真成了大姑娘啦！”天歌像所有在成长中不停地听到大人感慨吃惊的孩子一样自得地微笑着，露出她一嘴晦暗的四环素牙。

天歌对保尔说：“我总算有时间来听你讲故事啊！我一直没有忘记你给我讲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等我长大了有空了，我得来找你，听你 chat。”

天歌的确说的是真话，从那时起，她一直记着保尔，那时保尔高大瘦削，穿着草绿的军用布衬衣，又高尚又忧郁又遥远，有着天歌所有四周的朋友不能比拟的理想主义的气味，保尔给她讲过苏联电影《幸福迷人的星辰》里的十二月党人的故事，她当时，就将保尔幻想成电影里的一个人，一个和法国女孩恋爱的那个青年。认识保尔，一直是天歌除了功课以外的最大的骄傲。功课好，会有许多人帮天歌一起骄傲，而保尔，则是属于天歌一个人的骄傲。只是随着保尔夫妇走进客厅时，她闻着一股老房子在早晨特有的陈腐气味，发现保尔整个人都比记忆之中矮了，旧

了，她觉得保尔的眼睛和头发，都像蒙上了一层灰。

三个人在客厅里落了座，彼此看看，天歌和保尔都没说出什么来，天音点点头：“啊，早听说你啊，天歌，你这个小小的浪漫蒂克！”

二、荒凉而美丽的海滩

和保尔夫妇略略谈了些毕业和留学的事，陈天歌就有些累了，她的托福分有六百二十分，在上海的出国浪潮里，大多数人可以听得咋舌的，但保尔夫妇的反应却很一般，他们好像离得很远，以致一点也不懂其中的意义。谈话渐渐有了停顿。天音站起来说：“让天歌洗洗，早点休息吧。”

天歌跟着天音上楼去，在楼梯拐角处有一扇小小的方窗，方窗外面摇曳着深绿色的松枝。保尔将自己的书房让给天歌住，从前这间屋就是给客人住的，里面有张小床，后来渐渐随着保尔父母离休，常年住疗养院和旅游，家里的客人越来越少了，保尔就经常晚上在这间屋过夜。虽然是夏天，日夜敞开着窗，但作为少女的天歌，还是一进房就嗅到了屋里潜伏着的一股对她来说古怪的男人气味。这

百合深淵

- 8 -

间屋连着一个小浴

室。

天音交代了一番下了楼，天歌将自己的衣裙放好就去浴室洗澡。等她迈进浴缸时才发现旅顺的自来水冰凉彻骨，与上海完全不能比。水淋在皮肤上，皮肤微微发紫。天歌加紧洗起来，渐渐不冷了，皮肤变红，而且感到清爽无比。等她洗完出来，发现保尔等在屋外的楼梯口，他说：

“怎么用凉水洗澡？小心着凉。”

天歌掠掠湿湿的头发说：“开始不知道这里的水竟有这么冷，后来也不觉得冷，很舒服。”

保尔伸手弹了一下天歌的额头：“小姑娘！”这是许多年前在上海时保尔和天歌之间亲昵的游戏。天歌看着保尔亲切地笑了。保尔让天歌休息了一下，说完转身下了楼。

天歌关上门，换了睡裙，在屋里轻轻走动，屋里有一张老式的宽大写字桌，桌面上收拾过了，但还是能看到当初它的零乱，笔、各种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上的金属零件、书、七十年代末的内部刊物《摘译》很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还有《炮兵部队的作战以及策略》、《论现代战争和野战军》之类天歌很陌生的书。天歌伸出手去，非常轻柔地抚摸它们，满心的骄傲与向往，她在学校一向是第一名，

但是她从来没这样敬仰过一本书。这是保尔的世界，他像一个英雄，总是与众不同。天歌心里向往地想着，这时她又闻到了那股类似油腻的男人的气味，天歌从来没有恋爱过，她对男人的一切全是陌生的。她摸索了一会儿，拉开保尔的抽屉，抽屉发出的声响猛然将她的脸吓红，她几乎要将抽屉重新推回去，这时她看到了里面有一本旧相册，她拿出来，旧相册散发出古旧的微微发霉的气味。里面有保尔中学时代的照片，真正的发黄的相片。他的头发剃得短短的，站在一片辽阔的野地里，那时一定有极好的阳光，虽然是黑白照片，但仍能看到天空中大朵雪白的云彩满天飞舞的壮丽。那时的保尔有很宽很严肃的额头和像一只飞着的鹰那样锐利而热切的眼睛。

天歌扶着桌角，她像被这照片击中了一样，她感到自己十二年的学校生活中，十二年严酷的考试竞争中，所有认识的熟悉的甚至有过一分钟的好心情来喜爱的男孩的脸，在保尔面前全褪尽了颜色。她从很小的时候，完全不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保尔是个与众不同的一个偶像，但她没有料到他竟有这样出色的照片。

这时她仿佛听到楼梯口有细微的声音，她猛然醒过神来，将抽屉急速推合上，然后扑倒在铁架的小床上面。开

百合深淵

- 10 -

始她打算装睡，可后来就这样趴着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整栋房子寂静无声，天歌躺了一会，回想起从小到现在的情景，她是个学校一贯的优秀学生，所有的由竞争和考试而来的荣誉，全堆在她的头上。她是别人的榜样，别人的偶像，有报告文学作家要写中学生，她被找去谈话，也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典型。有谁知道她在渴望着另一种偶像？她做成功的、实在的、前途无量的偶像太乏味太累了！能到这里来找到点什么，真好。天歌安慰地想，她想起看来疲惫不堪的保尔。

她听到一种安稳但是广大辽远的声响，渐渐地，源源不绝地传来，她想了一会，明白过来这是大海的声音。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大海。

她走出房间，沿着楼梯下去，离开石屋，向前面荒凉无人的海滩走去，大海在阳光下面多么蓝。金黄的沙滩上有被浪打上岸的贝壳碎片。她惊奇居然所有的贝壳都是碎的，而且平淡无色。她站在沙滩上久久地看着向往的大海，大海比想像中的大，就像一个有悲伤意味的谜语。

她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蓝色小海星。她俯下身去摸了摸它，是硬的，她突然感到了一种莫名但深深的哀伤。一阵风吹来，她用手压住被风掀起的裙子，偶尔回头，她觉

得有人在看她。

三、“你是罗亭”

当陈天歌悄悄到屋外的海滩上去的时候，天音正在厨房里准备午饭。天音揉上面，摊开面板，切碎韭菜时，辛辣的气味将天音的双眼激出了眼泪，她扭开头闭了一会儿眼睛，这时她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事，她的父母很恩爱很好客，她常常看到他们在客厅里随着唱机里的音乐声跳舞。有客人来的时候，母亲总亲手包饺子，那时厨房很小，父亲帮母亲把活计拿到客厅里做，而一家大小，全在客厅里陪着，家里充满了迎接什么的气氛。那一种快乐，是永远留在天音心里的。

而保尔是绝不会在漫长的准备饺子的过程中过来陪天音闲谈的。客厅里没有动静，保尔一定是在看书，如果不是天歌来了，说不定保尔早躲到楼上去了。

不知道哪里有一扇门没勾好，吱呀吱呀，不停地响着。整栋房子都安静得令天音难过，她自己的娘家有七个兄妹，是时时充满了孩子喧声的一大家子，吃晚饭时，七个小孩满满挤了一桌，母亲经常笑着朝他们摇头，回想起

百合深淵

- 12 -

来，这是一种很幸福

很喜欢的微笑。

而保尔绝不肯要孩子的。从前在部队的时候，他说因为生活没有安定，要有个哇哇哭的小孩，会有许多麻烦和不便。后来转业到地方上了，又整整一年没有合适的工作，保尔日日像起床号一样准时地六点起床，然后埋进旧沙发椅里读书，后来买了辆摩托赛车，在海边公路上风驰电掣地开，还是说生活没有安定。在保尔，生活似乎是永远不安定，永远在期待着什么的。在十七岁和保尔同班的时候，天音上课走神时，看着教室的阳光里保尔有严肃眼睛的年轻飞扬的脸，保尔的那种远离生活的激情曾很深地吸引了她，保尔是她的初恋，是在生活中极少数初恋成为婚姻的实证。在二十七岁中国大批大批准备第三梯队的时候，天音还是很愿意为保尔与生俱来的使命感牺牲一个她已经开始向往的温馨热闹的家庭，她愿意试一试，去做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但任何细小的机遇都雪花一样从保尔和天音的身边飘扬而去。现在三十七岁了，天音觉得每时每刻的家的沉寂，都揉搓着她越来越短越来越显得宝贵的年轻时代，她不知道应该抓住什么才好。在被韭菜辣出来的眼泪流过脸颊的时候，天音心里感到很深的悲凉，原本，这样的悲凉只是在心里奔突不已，现在藉着眼泪流

出来，天音感到心里舒服了些。

拌好了饺子馅，天音捧着它走到客厅门口，保尔果然埋在沙发里看报，还是刚才那一份《人民日报》。

天音走进去将家什放在茶几上，保尔抬了抬头，淡淡地问：“怎么弄到这里来了？”

“你也该陪陪我。一个人在厨房弄，很烦。”

保尔在沙发里挪了挪身体：“好吧。”

天音开始包饺子，包了好一会儿，保尔还是没说什么，天音就问：“那个工会的工作肯定不要了？”

“唔。没意思。”

“有意思的你现在找不到呀，生活总还要过下去，我们这个家也该安定下来了。”

“你让我去分鱼分肉分电影票？”

“不是我让你去，是你目前只能这样做。都等了一年了，干部要文凭，要资历，要技术，要机遇，我们不是都没有这些吗？”

“不是我们，是我。”保尔说。

“因为我那颗年轻时的心已经死灭了。”天音说着停下手，“一个人一生，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生活还是理想。我一点也不反对你要求很多，但问题是你要的，都没